



# 探寻丽水古村落的网红密码



## 镜头里的夏天

夏天接近尾声,在和葱茏的绿树相伴的几个月里,全国各地的校媒人用镜头定格了夏日美景。山川、草地、小池、夏荷,夏日风光里,总有我们。



大连理工大学的同学在阳光下的草地上演奏吉他。 大连理工大学供图



湖南大学的教学楼被绿树环绕。 湖南大学供图



福州花海公园里荷花盛开。 仰恩大学 江 玥摄



吉林松花湖山水清秀,以水、山、幽林秀、雪挂著称,被誉为“北国明珠”。 山西师范大学 禹成炎/摄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式风格的教学楼在绿树掩映中。 哈尔滨工程大学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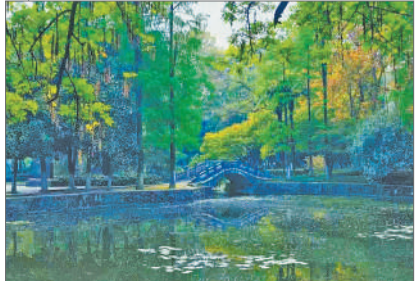
华中师范大学里,一位同学坐在林荫道上的台阶上。 华中师范大学 唐 爽/摄



花儿开放在浙江传媒学院舟山岛路旁。 浙江传媒学院供图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紫金山公园,绿树、风车、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龙岩学院 郭亿丁/摄



安徽大学夏日的眼镜湖。 安徽大学供图

成了他最好的解压方式。山清水秀间,舒缓的吉他,悠扬的歌声,还有一个年轻小伙的身影。不只是叶建新日积月累的养殖实践课终于顺利毕业,加上这幅山清水秀的情景实在打动人,一些消费者开始关注他和他的产品。

2018年前后,叶建新团队开始探索短视频的风口,转战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他通过抖音号“养蜂哥叶建新”发布了近百条短视频,真实还原了他的古村创业生活,收获了超过350万点赞,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无论是古村落老人们保持的原有古村生活方式,还是返乡青年融入新潮文化去创业,他们都在建设和守护着这份心中的乡土。

## 让古村落活起来

不过是人间天堂,不过是广厦千万间的仙踪的避风港,风吹雨打带不走内心的清澈,涟漪里的木梁瓦檐,是最奇特的景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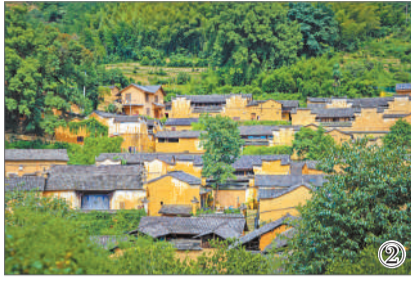
松阳的古村落,在00后大学生马广元眼中,可以用一首说唱歌词来描绘。是古村落给予了我灵感,存在千百年的它们,平静温柔,像老母亲一般,诉说着美好的故事。远在异国留学的他,正在创作一首说唱歌曲,希望更多大学生通过音乐了解古村落。

浙江海洋大学的郑乾斌酷爱拍摄短视频,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松阳,关注古村落,实践活动结束后,他把制作的短视频上传到抖音,丽水宝藏古村话题下,该话题相关视频播放总量已接近8亿。这得益于浙江省丽水市人民政府与字节跳动公益联合发布的“村落守护人”计划,吸引了很多人拍摄古村落短视频。该计划是字节跳动公益“山里DOU是好风光”的子项目,山里DOU是好风光的目的正是促进乡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张睿来自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松阳之行也是她的学习体验之旅。在松阳,我们看到古村落保持原有风貌的情况下,人居环境有一些更新,使得古村落保有原本的韵味,这样的古今融合,令人神往。

令她惊喜的是,平田村的爷爷家青年旅社,正是她的老师、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张昕参与规划改建的。在张昕看来,古村落作为公众认知的价值载体,其价值包括两个层面:其表,由在地材料、匠作工法、物理环境等技术层面塑造起来的物理空间;各地的古屋保护计划多是从此入手,也是字面意义的古村落保护;其里,真正支撑古屋或古村落活化的核心是在地村民的安居乐业,是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如果将乡村看作经络,每个经济空间将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保护策略应是系统性的,而不应在开始的时候陷入某个局部的空间操作。

保护古村落,既要保护外在的筋骨皮,更要传承好内在的精气神。钱欢说,希望古村落不再是隐秘的角落,可以焕发新生与活力。



①松家堂村口的古樟树。图为实景(上)与手绘(下)结合。 中原科技学院 刘烨欣/绘



②大学生镜头下的杨家堂村。 浙江万里学院 钱 欢/摄

③大学生在松家堂村拍摄当地采茶老人。 浙江万里学院 钱 欢/摄

## 田园松阳的古村落发展让我确信,只有让历史遗存与当代生活共融,让村落景观与人文内涵共生,让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共鸣,我们才能赋予古村落新的生机与活力。

浙江万里学院的钱欢深有感触。的确,随着古村落被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古老的农耕文化反而愈发展现出了历史的韵味。如何保护这些古村落,成为了人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 不同方式的相同守护

如何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建设和传统古村落保护的平衡?山脚下,万亩里的杨慧娟和她的合作伙伴正在不断探索和尝试。

松阳古街的一个巷子口,挂着一块,写着“指示牌,没有额外装点,这家民宿就这样安静低调地,大隐隐于市”。民宿主人90后杨慧娟是个地道的松阳人,5年前,一次在家乡松阳老街闲逛时,她偶然认识了现在的创业合伙人,让她对民宿产生了兴趣。杨慧娟辞去了在宁波月薪过万的设计师工作,回到自己生长的地方,开始民宿和茶室的经营。

民宿依托的是什么呢?是和周边环境的配套。能够和周边环境、村民风貌契合,民宿才有魅力。秉持着这一理念,除了对山下老街鸟舍的设计,杨慧娟选址陈家铺村,

松阳县,这种原始的生活生产方式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渗透而被抛弃。

陈家铺村,平均海拔750余米,房屋呈崖居式分布,镶嵌在古树与梯田之间,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先锋书店由陈家铺村的文化礼堂改建而来,从前,村民议事开会往往聚集到这个村,这是整个陈家铺村的核心。

书店一建成,就引来了无数游客、摄影爱好者。大学生探访当天,书店人满为患,有一家三口前来旅行,也有三五姐妹前来拍照、打卡。这里已然成为当地的网红地标。

曾几何时,陈家铺村几乎是一个全然与世隔绝的秘境,缺少现代化交通的联结,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输入,只有留守的老年人和静谧的村落。正如先锋书店的建设和陈家铺村的改造巧妙结合一样,松阳的古村落上演着穿越千百年的文化融合。

年轻的书店员工还和当地淳朴的村民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村落守护人在抖音上传的短视频让杨家堂村口的古樟树成了这个村子的网红代言人;除了当地村民的返乡,外地游客也纷纷赶来,松庄村的小桥流水成为大家必要拍照留念的地方。松阳县分布的古村落有上百个,几乎每一个村落都在用不同的方式焕发出新的生机。

## 活化乡村

乡村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石,古村落则是其中的明珠。分散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摇篮,更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保护古村落,既是振兴乡村的需求,也是保护我们民族文脉的需要。

以浙江丽水为例,那里有丰富的古村落资源,不过,在城市化浪潮中,丽水古村落存在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面临存续和发展的困境。那么,如何保护古村落?

保护和活化古村落的过程又被称作“活化”,活化古村落即是让古村落恢复造血功能,焕发新的生机。如此看来,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坚持以人为本。活化古村落并不等同于大开发、大拆迁,对古村落进行大拆大建,对古村落进行盲目改造,忽视对古村落自身特色的保护,对古村落的破坏性开发。同样,如果仅仅对村容村貌进行保护,全然不顾当地人民的发展需要更是违背活化的本意。因此,活化古村落需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尊重人的需求,立足人的发展。

浙江丽水古村落保护和发展工作,可以作为一个以人为本,保护发展古村落的范例。

一方面,充分调动当地民众的积极性,尤其是吸引青年返乡创业。青年生长于此,对家乡有深厚的情感,他们了解家乡人民的需求,更对发展古村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丽水依据返乡创业者的资质,为他们提供不同等级的扶持政策。举例来说,丽水市人民政府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发布“村落守护人”计划,连接一定区域内的传统村落与抖音创作者,激励创作者生产与古村风貌、美食特产、特色民俗、生产劳作相关的视频,用这些原创内容带动当地文旅产业,推动古村落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自项目发起以来,20位丽水“村落守护人”创作的短视频作品,累计播放量增长238.14%。截至目前,丽水“村落守护人”创作的视频播放总量近8亿。这一数据表明,在项目和各方的积极推动下,丽水当地创作者积极性得到了有效促进,实现稳步成长。

另一方面,积极拥抱新经济业态,探索发展新可能。生态民宿、直播经济、艺术画廊等,新经济业态在丽水乡村广泛落地。依托于新产业的发展,深山里的农产品能卖到全国各地,秘境中的江南水乡成为各地游客的度假地。新业态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更能激发当地发展活力。同时,产业的发展让居住在古村落的村民也能从中获益。在丽水,青山绿水都没有改变,人民的生活却有了显著的改善。人是发展的目的和尺度。活化古村落不是只看数字增减,更不是做做表面文章。只有当古村落真正滋养出自身发展的源头活水,才能算是合格的活化过程。活化古村落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寻找村落传统保护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切实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未来的古村落会是什么样?笔者认为,在不远的将来,现代化的乡村将依然是小桥流水的模样。



## 郭文安:一本教科书,一生教育情

□ 郝日虹



郭文安

1952年,郭文安成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教育系第一届学生,与华师结缘。从1956年毕业留校任教到2021年在桂子山上迎来他九十华诞,屈指算来,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生活了69年。69年间,他甘为人梯,辛勤培育学生;他脚踏实地,认真做好科研,他笔耕不辍,一生精心编撰《教育学》教材。

一部优秀的教材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由王道俊领衔主编的《教育学》持续畅销近40年,共编印了7版,累计发行近800万册,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编写最早、发行量最大、读者最多、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为深远、堪称经典的《教育学》教材。该教材先后荣获过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第四个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多个奖项。

也许很少人知道,从上世纪60年代起,郭文安就开始参与《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统稿工作。1956年,郭文安毕业留校,成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的一名教师,主要从事教育学、教育学原理方面的研究。教育学作为师范院校、尤其是教育系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重要性不言而喻。上世纪50年代末,在时任学副教务长、教育系主任邵达成的发动与组织下,教育系成立了《教育学》教材编写组,开始推进编写工作。编写组克服了诸多困难,人员与分工也几经变动,最终在新任教育系主任常春元的领导下,于1962年出版。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郭文安撰写了该书总论部分的两章内容。

据说那个时候,我国有五所师范学院同时编写《教育学》教材,号称“五朵金花”。不过,这“五朵金花”只开了两朵。一朵是我们学校的,一朵是华东师大主编的。郭文安回忆道,如今看来,尽管这本教材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却为我校教育系今后编写教育学相关教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培养和锻炼了编写人才。

1978年,郭文安与王道俊、董祥智一起,参与编写由河南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前身)、甘肃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前身)、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前身)等五所院校合编的《教育学》教材,俗称“五院校《教育学》”。我开始的分工是撰写“德育”这一章。后来,王道俊老师还专门叫到北京参加该书的统稿工作。

1980年,五院校《教育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反响良好,几经修改,数次再版。彼时,我国教育学开始在反思基础上进行恢复与

建设,大量有关教育的著作被翻译成介绍到国内,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先进经验和教育科研成果纷呈,关于教育学的探索与思考日渐丰富。

郭文安记得,在五院校《教育学》出版后不久,大约是1982年下半年,学校又启动了《教育学》教材的新的编写工作。此次编写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随着教育学科的与时俱进,力争在教材质量上有显著提高。

谈起这次编写,即便时隔多年,郭文安依然如数家珍。刚开始要求我写“德育(上、下)与班主任”,共三章,大约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完成了任务。稿子交上去后,编委会又把“教学(上、中、下)三章交给我编写。这是一个比较复杂难写的章节,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因为对修订的要求很高,我也很想交出有质量的稿子,于是找了很多和教育相关的书来看,包括西方的一些教育学著作。看了之后,我有了新的感触与启发,除了理论上的充实与更新之外,希望在这本教材的理论阐释中恰到好处地融入相关的教学案例,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与可读性,算是这本教材的特色之一。

郭文安笑笑,因为我边提炼理论边筛选案例,再加上还有日常教学工作,所以写作进度有点儿慢。王道俊老师看我拖了两年迟迟没有交稿,放心不下,还专门跑到我家,问我写得如何。我就把自己写好的稿子给他看。王老师看了之后,就说你不要赶时间,继续安心写吧。王老师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下来我继续很认真地写。不光是我,其实王老师承担的“教育目的”一章,写得比我还认真。书稿交上去以后,很快就通过了,负责的编辑说基本上找不到什么问题。

1989年,《教育学》出版,因为编写方式与内容较以往有较大改进,这本教材也被称为新编本,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从1989年的新编本到2016年的第七版,数十